

金瓶梅词话

高松年 主编

风雨人生

沙民 著

J I N Z H A N W E N K U



大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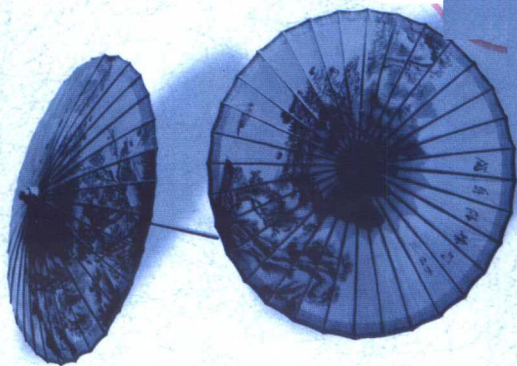
金 盖 文 库

高松年 主编

J I N Z H A N W E N K U

风雨人生

沙 民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人生 / 沙民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10

(金盏文库 / 高松年 主编)

ISBN 7-80171-503-9

I. 金... II. 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浙江省—当代
IV. I 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438 号

金盏文库

高松年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浙江省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7 字数: 2000 千字 插页 20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503-9/I · 337

总定价: 19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 010-64062964

《风雨人生》小引

何满子

本书作者是一位现职官员，从基层干到市长、局长一级的中层干部。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多篇自述身世的文字中知道，他出身于穷困的农家，幼小起就参加劳动，没有受过有序的正规教育，更谈不上文学专业教育，但他却酷爱文学，并对文学有追求。这些文字都是他在公务倥偬中拨冗写下的。先从这一点来说就很简单。

一个人衷心追求的是什么，决定其人品的高下清浊。我阅人不算少，也接触过不少公务人员。其中也有些爱好文学艺术的，甚至也有少数业余偶尔从事创作的；但专注程度，也即是追求的执着度达到本书作者那样的却没有见过。倒是相反的现象见得更多：分明是混迹于文场，以此为业的人，偏偏所追求的不是文学，而是拼命竞逐文学以外的连他们本人也羞于出口的“实惠”。如果说文学是高雅的、清高的事业，那么文场中却有不少雅得很俗，清得很浊的角色。反视本书作者那样只因秉性之所好，赤诚地以文学为追求，就更弥觉可贵了。

由于开头所指出的本书作者的身世，教养和社会身分，他

尝试创作便必然会有“少年爱绮丽”的倾向。他喜欢不惮细腻地描绘自然风物，在自然风物上寄情并抒发自己的感受。这之中，有些是过于浓腻了，有些是人人都能领会无须细表的絮叨，有些则如诗人绿原所说的“非诗的诗”，这样或那样一些杂音妨碍了调声的朴素和平实。但这些都只能归为初来者的稚拙而不是“作秀”式的矫揉造作，读者当自能辨别和鉴谅。

集中最多的是游记文，几篇记西北边疆和域外旅程见闻的游记都写得细腻独到而又呈示创作主体的个性，极耐讽诵，不仅仅是能使未曾游历过的人增长见闻而已。篇幅也较多而且在写别的话题时也经常带上几笔的是家乡和往昔的回忆文字，这些作品不仅一往情深，以真挚而感人，并能显豁出作者的品性和可以推想到的在公务生涯中的执业态度。作者极少对他所身处的“官场”进行评鹭，顶多是一些旁敲侧击的不落在实处的慨叹，但从自身的这些回忆和今昔对比，也透露着他对世相的讽喻，不过较为蕴藉而已。

作者是有刻画人物和描绘心理隐秘的能耐的，这在《百子小姐》中可以领略到。这是全书中风格最特异的一篇，以其文体论，不作短篇小说看，也可归之为速写（SKETEH）。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显然是自身生涯中的一个插曲。男女主人公微妙的内心隐秘都跃然纸上，较之当今有成就的小说家描写类似的场面的水平来，也是很出色的。

但总的说来，本集还是作者在文学追求上跨出的第一步。这是艰辛的也是充满希望的一步。我有幸读了原稿，为作者的经历和社会身分而有如此真挚的文学追求所动，故而乐于为本集作此小引。

2004. 6 上海一统楼

目 录

《风雨人生》小引	(1)
恶梦	(1)
英雄泪	(5)
杂忆童年往事	(9)
红叶·芦花·美草	(13)
潭柘寺	(17)
长城秋色	(22)
一片冰心云南行	(25)
华山挑夫	(36)
经天行地	(41)
寒月	(53)
送行	(58)
秋感悟	(61)
百子小姐	(66)

漫话先生	(71)
后会有期	(76)
轻轻地我走了	(80)
耕读传家	(82)
聚沙难成塔	(89)
台风眼	(92)
雨后彩虹	(95)
真诚	(99)
弃秧	(103)
那个年代	(106)
扫公园的小女孩	(112)
火险	(116)
独行者	(119)
药	(122)
老缸	(126)
故乡的告别	(132)
风雨蟹爪兰	(139)
美食轶事	(143)
今夜星光灿烂	(157)
保姆	(160)
露重飞难进	(164)
冷雨除夕夜	(166)
超山晴雪	(173)
青春	(176)
大明遗迹	(179)
荒芜的田园	(184)

九寨沟的水	(187)
名分	(191)
光明	(195)
古道落日圆	(198)
西湖印象	(224)
爬高勇士	(230)
成昆线之夜	(233)
两棵古树与一个老人	(236)
秋光里的西欧	(240)
父亲最后的日子	(266)
雪趣	(285)
杜鹃花开映山红	(288)
龙井茶	(294)
突击死亡	(296)
爬山杂记	(301)
林中听雨	(305)
即将消逝的山村	(308)
 心灵的净土 (代后记)	 (311)

恶 梦

宿舍的背后，是条废弃多年的城河，长年积着污水。夏秋之季，碧绿的水草将河面遮盖得严严实实。

长期下乡，房间倒是荒闲了起来，偶尔回家，冒出一股酸凉的潮气。糊在墙上的白纸，已透出了淡淡的黄色；抹在顶棚的石灰，也一块一块地掉在了地上。几只灰色的壁虎，呆呆地趴在幽暗的墙角，似乎看守着这空寂的家。窗外晦暗的暮色里，低垂的云团压着树梢在翻滚；挟着雨丝的狂风，呼呼地在那里刮着……。

身心有些疲惫，便躺到了床上。床上没有蚊帐，是带到乡下去了。从窗口吹进来的凉风，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打着转。

在凉风的抚慰下，晃悠悠地踏上了去梦乡之路。那仿佛是一条缀饰着鲜花的迎宾长廊，两边排列着摆好谱架的乐队；长廊的尽头，是金碧辉煌的殿堂。

正企盼着迎宾曲的奏响。然而那乐队奏出的，却是隆隆的拖着尾巴的巨响。长廊在巨响中晃荡起来，像随时都会倒塌一般；鲜花也失却了颜色，枯萎了下去。晴朗的空中布满了尘埃，那尘粒飞舞着乱撞乱钻。几颗钻入耳朵的尘粒，居然嗡嗡

作响。满身起了鸡皮疙瘩，奇痒难忍，双手本能地乱抓乱挠……。

美梦演成了恶梦。惊醒后打开电灯，发觉手指上有些红，那是血迹。又发觉，墙上粘着无数的尘粒——大批的蚊子叮在那里。它们头顶着墙面，屁股翘得高高的，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随手抓过一本杂志，狂怒地拍打起来。

原先呆呆趴着的壁虎，此刻正张着大嘴东爬西游，虽然行动迟缓，却是异常的活跃。随着手起手落，一只壁虎突然掉了下来，它头歪到了一边；那断离了身体的尾巴，在地上跳来跳去。小时候听人说过，壁虎的尾巴会从耳朵里钻进去吃脑髓的。可见壁虎也不是好东西。便伸脚踏住那尾巴，来回拖了几下，地上留着了几丝黑痕。

蚊子们怕是不敢再来侵袭了。拍打了一阵，长长地喘一口气，有些胜利者的喜悦。坐到床上，习惯地翻起书来。

挂在床下的双脚，又有了刺痒的感觉。伸手去摸，是微微的腻感；拿上来一看，手上粘了几具蚊子的尸体，那挟在指缝间的一只还活着，成了俘虏。

看来蚊子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抵御蚊子的侵袭，不得不套上长裤，披上衣服，权作铠甲。其实，那铠甲只是古人的护身之物；在现代，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观瞻。何况蚊子也是现代的蚊子。它们偷偷地从裤管钻入，一直钻向最隐密的地方。此刻似乎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得捏住裤管，关门打蚊。但蚊子好像有无数的梯队，也颇有些敢死的精神，一批一批地轮番偷袭……。

墙壁上，裤管里，陈尸累累。

蚊子们变换了伎俩，或许是有些惧怕，四周竟寂静了起

来。连那几只壁虎，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又用了那份杂志，往床底下猛煽几下。潜伏着的蚊子，果然嗡嗡地冲了出来，向空中疏散。大约蚊子们料定，双脚踏在地上的我没有空中优势，奈何它不得，肆无忌惮地翻飞着，在眼前划出一道道细小的弧线，有些还从耳边擦过，嗡嗡地挑战似地哼上几声。怒不可遏地用手去拍，两掌相合爆出的冲击波，有时也能把蚊子击下来。它们没有死，耷拉着翅膀在地上打转，狼狈得可以。而别的蚊子却视而不见，依然在空中翻飞。

明天一早，还得回到乡下去工作呢。蚊子们是可以到青草丛中，或者阴暗的角落里去养精蓄锐的。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了。于是想到：蚊子们最怕的是光与火。便找出一堆废旧稿子，点上火。黑白相间的纸灰，随着升腾的火势，一片一片在空中飘荡。几只扑火的蚊子，顷刻化为灰烬。蚊子们见大势不妙，仓皇地穿窗遁去。

房间里烟雾缭绕，焦味呛人……。

暴雨后的夜空，十分空旷深邃。微风带着泥土的气息，芬芳而清凉。河草里的青蛙，呱呱地鸣叫着，仿佛是对蚊子们的警告……。

回到房间，烟雾尚未散尽，焦味依然很浓，宛如硝烟未尽的战场。疲惫重新袭来，兴奋却固守着头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似梦非梦。

……房间的顶棚抖动了几下，缓缓地裂开一道口子。一顶洁白的蚊帐，从口子飘飘冉冉地降下，罩在了床上。……从窗口穿进来一股黑烟，在空中飘荡了一会，变成几具怪物。那细细的蚊子脚一般的手中，拿着沾满血污的鬼头刀；嘴巴里爆出几颗白森森的獠牙。是蚊子们来报复了，心中有些惊怖。一

个怪物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床上，将鬼头刀伸了过来，在脖子上拉锯似地来回拖着。只觉得气管被卡住一般，而脖子却终于没有出血。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软刀子了！顿时毛骨悚然。虽然也想挣扎几下，但四肢麻酥酥地不听使唤。那软刀子越扣越紧了！

……几只巨大的壁虎，用嘴巴咬着怪物的后腿，在使劲地往后拖。其中歪头断尾的那一只，嘴角流着鲜血，身后留着了一条长长的血路。怪物们转过身去，向壁虎们乱砍；顿时鲜血飞溅，洁白的蚊帐被染得殷红。壁虎们却死死地拖着不放。面对这悲壮的场面，心中涌起了卑微和崇高的感觉，运足了气力，猛然跃起。怪物们竟簌簌地发起抖来……。

一切复归宁静。壁虎们回到了墙上，依然呆呆地趴着。那只歪头断尾的，躺在原来掉下的地方——死去了！眼前是摆放着花环的长廊，一条一条的黑纱，铅一般沉重地垂挂在那里；雄壮的进行曲和悲凉的哀乐交织在一起。长廊的尽头，依然是金碧辉煌的殿堂……。

1983. 9 于富阳

英雄泪

离家已经几十年了。家乡的一切都起了变化。唯有这青山，还依然是那样熟悉。爷爷的坟就在这山上。今天，带着儿子去上坟。今年的春来得迟，清明时节，山坡上还只有几痕淡淡的新绿；迎面的山风里，还裹挟着料峭的春寒。

山脚的平地上，停放着几十辆轿车。车上的玻璃，在阳光下放射出刺眼的反光。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身旁驶过，发出刺耳的鸣叫，卷起一溜黄尘。好威风呀！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自行车，心中有些感慨。

上了山坡，儿子被星星点点的映山红吸引去了。

密集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宛如总攻时万炮齐鸣的气势。空气中火药味浓得呛人，天空纸屑飞舞，青烟缥缈。那一大片水泥坟头，光光的浑圆的顶，宛如一群大小不一的地堡。他仿佛又回到了老山前线指挥所。在那里，枪炮声就如同悦耳的音乐，没有战斗的日子倒是寂寞难挨的。可眼前的爆竹声，他却感到嘈杂刺耳。这是不是也在战斗，打的是什么仗啊？

到了爷爷的坟前——依然是一抔黄土！上面长满了杂草乱

柴。挤身于这“地堡”群里，就像大厦旁边的茅棚，显得寒酸啊！他的心头震颤了一下，掠过几丝淡淡的酸楚。严酷的战场，把他训练得沉着冷静，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心绪很快平和了下来。该把那些柴草砍一砍，然后加些土。他打算着，可是没有带柴刀。在爆竹的间歇，他听到附近有老人干咳的声音，举目看去，一张苍老的脸上，依稀有几分熟悉，几分亲切，是他的堂叔。便过去向他借柴刀。堂叔的眼睛不方便，对他盯视了好一阵，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笑呵呵地点点头，把柴刀递给他。

他正弯腰欲砍的时候，堂叔走了过来，向他要回了柴刀，不言不语，艰难地弯下腰，嚓——嚓地砍了起来。他似乎听到，堂叔弯腰时骨头发出咯咯的声响。都老啦！他心头又颤了一下，拉住堂叔的手，连声说：“我来，我来。”

堂叔不答话，继续嚓——嚓地砍着。砍完后把柴草拢成一堆，又砍来两根松枝，递给他一根，然后点上火。那鲜活的柴草竟哗哗剥剥地烧了起来。一阵带着清香和焦味的白烟过后，红红的火苗窜了上来，在山风的吹拂下，呼呼地叫唤着。他和堂叔挥着松枝拍打，防止火势的蔓延。

“好旺的火呀，我以为烧不起来呢。”他说。

堂叔用沾满灰烬的手，擦着流泪的眼睛，“啊哼啊哼”地咳着，说：“坟火烧得越旺越好，你当官全靠这把火的。”

他听说过这些，可他不信。然而，对爷爷的深情和怀念，是永生难忘的。

堂叔见他无言，又盯视了他一回，指着周围的水泥坟说：“别人都住‘洋房’了，这个坟头，你也该修一修了。”

他点点头。

是的，该修了。还有家里的老屋，瓦片零乱，尘泥渗漉。父亲也老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挤在老招待所鸟笼似的房间里……。他想了很多很多。这一切，在前线指挥所的时候是不曾想过的。

堂叔多皱的脸上有些凄然，开始叨叨絮语：“当年，你爷爷当干部时，茅草屋里办公，日夜不睡觉，领着大家挑了防洪堤，架了电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堂叔说着，慢慢地躬下身去，双手抚摸着坟头，眼角噙着混浊的泪花。“如今，你还住着茅草屋呀，电灯装了没有？晚上摸黑解手怎么办？下雨天会不会漏水……？”

老人的絮语，仿佛是凄厉的秋雨，在他刚毅的心中泛起了悲凉的涟漪。是啊，爷爷那个年代……，已有些遥远了。现在呢，人们是富起来了，换了人间，也换了阴间。这令他在欣慰之余颇感迷惘。自己几乎奉献了除生命外的一切，就连那安家费，也捐给了安葬战友遗体的那片土地。这也没有什么，自愿的嘛。还是那句老话，比比倒下的战友，已经够幸运啦！可生活毕竟太实际，社会也似乎太现实……。他又想了很多很多，这一切，在前线指挥所的时候也是不曾想到的。可现在，严酷的现实迫使他想。然而，军人的品格和做人的良心，却使他越想越迷惘，百思不得其解呀！这一切又能向谁诉说呢，向堂叔吗？他觉得无权苛求一个乡间老人，理解的那么多，那么深。

他扶起堂叔，说：“叔，放心吧，坟我会修的。”

堂叔擦了一下眼睛，又盯视着他，说：“来上坟，已经是孝心了，修坟的事随便说说的，只要年年来看一看就好了……。”

堂叔带着絮语回到自家坟地上去了。

他目送了堂叔。便去拣来一些石块，将坟上的洞穴一个一个地堵死；又搬来几块硬土，安放在坟尖。他本来不打算上供品的，也不曾带香烛。可是此刻，他把自己和儿子的点心供到了坟台上，缓缓地跪下，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一个刚毅倔强的男子汉，一个穿着旧军装的昔日指挥官，一个战场上的英雄，跪着流泪了。是缅怀先辈？是寄托哀思，还是倾诉心曲？此时此刻，他真希望人死了还有灵魂。如果爷爷真有在天之灵，如果爷爷还是原来的爷爷，一定会捋着胡子，乐呵呵地称道：“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孙子！”

如果是这样，他该有多满足，多幸福啊！

爆竹还在零零落落地响着。山风呼呼地越吹越劲，吹散了空中的火药味，卷走了飞舞的纸屑。稀疏的树林发出呜——鸣的声响，虽然还称不上林涛。

儿子回来了，手里捧着火红的花束。他拉着儿子，在坟前默默地站了一歇，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从儿子手里拿过一束映山红，放到坟台上。儿子朝父亲看了一眼，把余下的花束也放了上去。

父子相携下山。

那坟台上的映山红，在明媚的阳光下，像一团燃烧的火，红红的。

杂忆童年往事

下午到民族园游览，本只想放松一下，享受高蓝天空下澄明的秋光，领略微雨后萧萧的秋韵。

民族园里游人稀少，颇为宁静。在景颇族区的外面，横亘着一条高高的石坎。坎上的梯地里，青翠的黑麦苗细长稀疏。几棵柿树正挂着红红的小灯笼似的果子，肥厚暗红的叶片在风中微微抖动。高坎不远处的小片高粱，正顶着火炬般的穗，拖着飘带似的叶，一棵一棵地立在那里。田埂上堆着的几蓬秸秆，更增添了几分乡村的秋韵。高坎下是景区环路，路旁的小河上横跨着一座木桥，桥下清浅的秋水，在微风吹拂下起着细细的皱纹……。

“村桥原树似吾乡”，加上萧萧的秋韵，竟撩起了我无限的遐思与追忆。

已经收割了玉米的田野里，尖尖的一蓬一蓬的秸秆，在秋风中嗖嗖作响。田埂上柏树的红叶白籽，映在湛蓝的天空中。田里的麦子已经长出青细的芽，那树下的格外细长，且多被落叶静静地盖着。村后小河的两岸，苍老的柳树已落尽了叶子，